

鐵道藝術網路向前走!

從閒置空間再利用談起

文/謝佩霓（逢甲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文化創意EMBA召集人）

本文之撰寫，係經與諸多藝文界朋友討論啟發產生。在此對這些曾經參與頗深並且至今依然關切鐵道藝術網路發展的朋友們，尤其是就教於現任東海大學建築系系主任劉舜仁教授頗多，特此敬致謝忱。



●20號倉庫洪易畫的水塔（攝影：李俊賢）

空間·歷史·記憶

空間，是記憶的收容所；歷史性空間，更是收納共同記憶的「時空膠囊」，一旦集體記憶能夠順利進駐，史觀便得以自然在此形塑。

1970年代以來，台灣的整體發展礙於現實所逼，就一直以追求擴充產業以提高產值為指標。這樣唯迅速成長是尚的政策驅力無堅不摧，不止是衝擊經濟架構徹底重組，連帶地也隨著人口結構丕變與人潮的位移，掀起了一波波空間再造的行動，帶動城鄉的風貌地景幡然改觀。

隨著標榜進步觀的現代性，一步步地取代了傳統性，都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新新秩序。由於新體系一面倒地建立在重工、重商的基礎之上，於是都市紋理因應此需求自然不比從前，尤其是都市空間再造，依舊必須讓位予發展與更新。

1990年代前後，正是依循這種不可違逆的趨勢脈絡發展，台灣各地的舊有建築空間，儘管承載著綿長的歷史意義，載負著民衆集體記憶，紛紛難逃被拆除的命運。礙於官民智識未開，加上當時國力單薄也力不從心，在遷建、保存並非政策選項的年代裡，無法違逆的時勢所趨，形同不可逆轉的動作。舉凡被夷平的空間，多數直接灰飛煙滅永久失落，淪為老照片上泛黃的模糊記憶，依稀可辨但不復可得。另外少數雖然倖免於難，而且儘管佔領廣袤腹地，卻因長時間遭閒置棄守而被漠視淡忘，變成無可無不可的虛無存在。

有歷史的空間，乃是「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的雙重遺產」。失樂園後樂園。如果再利用的處置規劃得當，原本荒蕪失色的「邊緣化」閒置空間，不只能煥化為辨識度極高的新地標，更能夠在見證歷史風華之餘，開展出新生與新貌，從而藉由回春重新凝聚共識，串聯起曩昔與未來，疊合記憶與想像。

此外，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機制，作為活化空間實踐的過程，可謂聯結社會空間和文化空間，使之互為頡頏的具體場景。過去的二十年間，台灣政治、經濟、人文、科技等方面的急遽發展，均難擺脫全球化的衝擊。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推動，建設了人文地景，延伸了文化觸角，是公共空間釋放與轉型最具體的關鍵行動。既然如此，其作法不應僅止於轉化空間機能，更應擴大延伸到思考如何承載起發展地方特色與鞏固文化特質的任務。在扁平化的當下現世中，掌握如何創造「天涯若比鄰」的國際接軌局面可能之外，納入地方生活經驗，大可以成為台灣以地方性回應全球化挑戰的有效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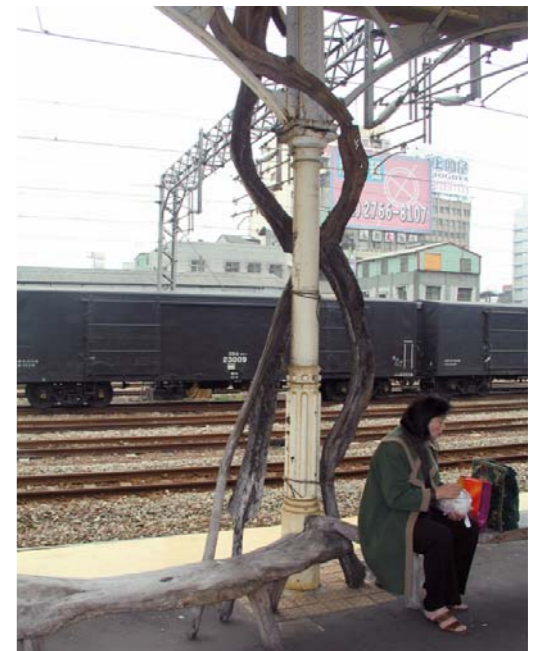
回首來時路

自九十年代起，文建會便積極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劃，以增進藝文活動創作發表空間，發展地區性藝文及文化產業創意之特色。這些年來，台灣島內最受矚目而歷程也最久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實際案例，當然非推動鐵道藝術網路的計畫莫屬。

想當初，一座座的鐵道藝術村接二連三誕生，猶如一籃籃滿載希望的雞蛋，在眾目睽睽的關注中孵育。然而熱頭一過，雛型繼而在日益遞減的有限資源下勉強成長，日漸瘦骨嶙峋的雞仔隨著放養的行銷及經營模式，甚至處於幾近遭到政策性棄養之後，曾幾何時已見未老先衰的疲態，甚至在政治消費經年炮製剝削下，早落難成了一根根無皮無骨的雞肋。鐵道藝術村的現況令人無言，彷彿雞肋一豈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又可惜！

閒置空間由藝術家進駐，其目的是透過藝術行為進行邊界的擾動，進而達成周邊的連帶保存。聚此寓居衍出的藝術生態，猶如棚架支撐，在最穩固的支持與最低限的指導之下，蓬勃蔓生茁壯而欣欣向榮而花團錦簇而能有四時皆可觀的美景。

可惜的是，眼前的現況不僅榮景不再，唯見懦弱守成，再不見持續性開發。而且這樣的怠惰滯礙，大有不進則退的隱憂。閒置空間再利用，最經不起曇花一現的短線經營，若然，最後勢必退化成二度閒置空間，如此一



●台中車站月台，南島藝術家Ski作品。（攝影：李俊賢）



●林煌迪在台中車站月台的作品（攝影：李俊賢）

原先秉持「創造另類空間以爭取更大空間」的理想，透過引進藝術家駐村的方案，企圖達成賦予藝術表現更能施展空間的目標。就筆者理解，在國外，藝術家之所以選擇駐村，一般是為了將自己從因熟悉而安逸的創作環境中移出，投入陌生空間及社群，以便進行更深層的自我形塑與更深沉的自我發覺。以入世的身分滲透現實，探索藝術的社會疆域和藝術人的社會責任，這點當年在景觀藝術家的實際作為中已證實有效而動人。

然而曾幾何時，這樣的企圖心已然經不起檢驗。藝術生態的病態多言無益，但是藝術道德的低落與環境的不健全，不免使得「駐村」也成了藝術家在競爭日熾的藝術圈殺出血路的一種特殊手段。車站的用意變了質，是為了鞏固資源、爭取曝光、獲得認證、累積資歷，而再不是以創作的超越與藝術的完成為前提。

管理經營者意是偏執發展推波助瀾者。四顧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實踐案例，充斥著經營團隊的理念顯然與地方認同產生分歧的事實。經營團隊泰半以財務壓力窘迫為理由，選擇的經營方式逐漸失去地方特色，並與在地文

來，要再振興必然難上加難。

問題何在？不連貫的政策、虎頭蛇尾的推展、粗糙的管理、得過且過的活動執行、投入不深的藝術家等等問題叢生，或可歸咎責任於基地條件有限亦或參與人員本身認知，但是事實恐怕更形複雜。大家都是「好心好一半」：建築人捨不得浪費空間、藝術人捨不得浪費藝術發表園地、政治人捨不得退守版圖……

經歷一九九〇年代初暴起狂飆的一片欣欣向榮之後，台灣當代藝術的生態已因商業導向漸行扭曲，而原本就侷促的藝術市場越顯逼仄，資源的餅因慣性分配而越做越小。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政策的推出，於是成為「不患寡而患不均」中的大利多，公有替代性空間的建立，當年多少藝文人士額手稱慶。

脈脫鉤，變調為移植台北都會文化型態、商業氣息濃厚的消費空間，使原先設定以社會性及文化性為優先的大眾空間，變成有錢才能進行文化消費、「仕紳化」（gentrification）了的小眾空間。

這些糾葛紛擾引發了某種程度的集體焦慮，不同的回應批判，其實有助於激化全球化的在地反思，甚且能協助經營團隊以直接但迅速的方式融入地方。可歎的是一切的發展都呈現「能趨疲」的現象。一切彷彿已經化成了「契約關係」：所有的主其事者與參與者，都成了行使契約的關係人罷了。契約宰制下，凡事只講求本諸法條規章履行權利義務，何來圖利公眾、共謀公益、共構大局的理想抱負之有？

其中最令人扼腕的，要算是公部門安於現況的被動態度和「一動不如一靜」的消極策略了吧。為了永續經營，任何的Model都需要與時俱進，畢竟因循苟且無法創造驅力來源的新想像。唯有透過自我反省進行自我調節與調節，否則自我蛻變與自我超越都是侈談。

多樣性也是充分必要的制勝關鍵。幾年前，筆者曾在台北當代藝術館館刊《當代藝家之言》的一篇文章中，以「文化不是簽單？！」為題，探討過當年鐵道藝術網路發展的窘境，當時便為了藝術村之間因為彼此複製而犧牲了多樣性而憂心忡忡。可惜人微言輕。一而再、再而三的複製模式，儼然成為一種便宜行事（convenience）的通用作法，不唯公部門彼此抄襲，即便經營團隊亦復一再自我抄襲；嚴格說來，每一處都是前衛藝術化、都是台中廿號倉庫的翻版。

這樣的單一化偏頗走向，很難找到合理的解釋。不知究竟是出於主事者單純的無知或缺乏自信，又或者該歸咎於純然只是苟且怠惰。觀察鐵道藝術網路運作的表現，不難發現動能缺缺與創造力的匱乏，已經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照本宣科注定會自掘墳墓。若問化解之道，其實並不難處理。我們或許可以重新虛心分析國外案例，根據評估國內案例及節制目前營運實況加以權宜，找出幾種可行的操作模組。

建言

一時找出毫無後遺症的妥善辦法當然不可能，可是至少找到在地性就能創造多元性，而在地性必須與生活性結合。經營鐵道藝術網路的成功秘訣，無非是透過藝術進駐，聚焦凝聚出地方的核心價值。所以它的規劃模式，理應超越圍限於純藝術的單一指向，而朝向因地制宜的應用形藝術空間發展。特別是在文建會逐步將鐵道藝術網路與文化創意園區合為一談的政策趨勢下，這點益發重要；套句舞蹈大師林懷民之言：「先談文化，再談產業。」

然而，在規劃中強調貼近在地生活，以彰顯地方核心價值所在，絕非意味著以「票房」為導向，建立另類的活動中心，複製縮小版的迷你文化中心，以迎合、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和期待。全有即全無，面面俱到往往等於毫無特色及重點。這或者也是盛極一時的地方文化館，莫不難逃淪落為「蚊子館」的命運。

政令宣導式的譁妄固然斷不可取，然而積極建設性的方案迫切需要被植入。邀請鐵路局成為創意推手的夥伴，不啻是充分必要的舉措。鐵路局既然擁有建物與土地的所有權，主管機關只是與之協商低廉租金不是辦法，充其量只是階段性應變措施。既然許多案例已經證實藝術空間已經立地生根，長久之計或可主動邀集鐵路局產管處等研發單位共同投資，何況已經轉為民營化的鐵路局，對擴充產值不可能如過去消極。

至於經營管理單位的營運管理，建議朝法人化推展組織再造，讓專業回歸專業。最後若無法逐漸以非政府組織（NGO）或非營利性組織（NPO）取代目前公辦公營、公辦民營的現狀，繼續苟且於換約、議約、任期制、政策性思考等惡質的慣性發展，閒置空間的永續經營，都註定會是無法實現的虛罔妄想。

結語

卷末，僅引述李永在教授所說為結語：「舊有建築空間雖由於社會發展而產生閒置或失落，但在空間轉化中，展現了都市發展的軌跡、歷史記憶的想像及文化脈絡的累積，其累積的巨大能量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基礎。而藉由適地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不僅詮釋了空間的再現，理解空間背後隱含的符碼，更進一步體現了全球化的反思性，也使在地的歷史風華及人文情感能被閱讀，並以人為本作為核心概念，引發充滿互動與體驗的社會性及文化性空間。」

當台灣各地的建築愈來愈沒有特色，愈來愈成為全球化之下的失落空間時，如何營造一個可以讓我們感動、烙印、關心和融入生活體驗的場域，或許正是閒置空間再現風華與傳承文化的重要任務，也是閒置空間避免被全球化、小眾化吞噬的不二法門。